

■ 心态

保持好奇

崔玲玲



朋友买个扯蛋器,把鸡蛋搁进去,用根绳子来回拉,让蛋黄和蛋白在鸡蛋壳里充分搅匀,煮好就是一颗金灿灿Q弹Q弹的蛋。

“好用吗?”我问,她说扯得胳膊疼。这种买回家用几次就闲置的新鲜玩意儿,她可没少买。之前买过健腹轮,没用几次,练得腹肌疼,问我要不要,现在摞阳台吃灰呢。春节给孩子装压岁钱的红包,她也精心挑选,准备那种一拉出来一串的,图的就是孩子们打开时“哇”的那声惊喜。“看见新鲜的东西,心就痒,就想拥有。”她说不想长大,要一直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。

姐姐也是,逛超市看见新出的饮料和零食,她一定要买,就是为了尝新。家里几个孩

子,都喜欢这个大姑(大姨),每次去超市,屁股后面跟了一串小尾巴。只要她说出门,几个孩子立刻奶声奶气接龙申请:“我也去”“带我去”。姐姐好脾气,被兴奋的孩子们缠着,电动车前面蹲一个,后面挤两个,她一边嚷嚷“坐稳了,别乱动”,一边应付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要求,这个要买玩具,那个要买贴纸,她嘴里“嗯嗯”应着,根本分不清哪个要求是哪个孩子提的。

对世界保持好奇的不止她俩,还有一位朋友,老家北城那边有块宅基地,最近总琢磨着盖房,打算回去住。蓝图都规划好了,盖两层小楼,一楼厨房和客厅,二楼两间卧室。厨房是开放式的,显得宽敞明亮。客厅装个壁炉,冬天约上三五好友围炉煮茶。门前辟出一大片菜园,种满各种各样的时令蔬菜。

她想象着自己戴着草帽在菜园里拔草、浇水、松土,我在旁边当摄影师,拍完剪小视频发网上,说不定还能火。

蓝图规划到这里,听起来还算正常,直到她说,房间里不打算安装楼梯。“那怎么上二楼的卧室?”“顺着根粗绳子爬上去。”“下楼呢?”“装个滑滑梯,滑下来。”

我愣了三秒,开始脑补画面:她买一兜水果扛在肩上,艰难地顺着绳子往上爬,爬到一半,胳膊酸了,悬在半空中晃悠。第二天想晒晒被子,先把被子卷巴卷巴扔下楼,自己再滑下去捡。

朋友好看的脸上泛着红晕,微笑着,眼神充满期待。她邀我退休以后搬去同住,一起享受田园生活。

我面露难色,打趣她:“我怕自己爬不上去,在楼下急得直跺脚。”我一句话把她心中燃烧正旺的小火苗熄灭了。

泼完冷水之后,我有点后悔,虽然顺根绳子爬上楼这个方案听着不太靠谱,但她那令人脑洞大开的好奇心和设想,真让人眼前一亮。她说小时候没什么玩具,特别喜欢滑滑梯,后来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这么装修,心里一直惦记着。

生活需要来点奇思妙想,扯蛋器是麻烦点,但煮出来的鸡蛋Q弹好吃。滑滑梯楼房听着不可思议,但确实是新奇的想法。如果连这点折腾劲都没了,生活该多无趣啊。

■ 行走

徽州的春

楚爽

三月微寒,路上行人还裹着冬衣。转眼间,花草树木绚丽起来。

驱车一路向南。国道两旁,青黛色越来越重。群山叠嶂之间,缠着一道又一道“绸带”,近了才发现,是萦绕在山间的雾气,托举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山峰,若隐若现,仿若仙境。

徽州的春天,是从一场又一场的雨开始的。雨不大,却连绵。细细的,密密的,斜织在皖南的山坳里。落在黛瓦上,便成了诗;滴在粉墙上,便润成画。徽州的雨是懂留白的。它不急着想把一切都浇透,只是慢慢地、柔柔地润着,像极了宣纸上的一抹淡墨,晕开时悄无声息。

这时的村庄最为动人。走进那些古村落——宏村、西递、呈坎,你才会明白什么是“画里乡村”。粉墙黛瓦在雨里立了几百年,

本是有些清冷的,可春天偏偏要在这种底色上添彩。是那株海棠,缀满了胭脂色的花苞,衬着背后斑驳的粉墙;是那片菜花,它不只在田里,也在老宅的墙角;是那溪水流,村妇在埠头上浣衣,棒槌起落间,捣碎了倒映在水里的白云和花影。

寻一处民宿坐下来,沏上一壶新茶,咬一口春笋,鲜甜脆嫩,妙不可言。透过门帘上的雨幕,竹林在山间吐纳雾气。这是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,让每一位游客沉浸其中,流连忘返。

徽州的春天就是这样,将一切藏在雨中,等你撑上一把伞,慢慢地寻。

你若是来了,记得在村里的老宅住上一晚。听一夜春雨,明朝推开窗,定会有卖花的声音,从巷口传来。

三哥腌制萝卜干有三大秘诀,一是切,二是晒,三是烫。

别人切萝卜干,为了方便,大都是将一切两半的萝卜,切口朝下改刀。三哥则不然,它将切口朝上切条,目的是让每一根萝卜干都带皮,吃起来带声。三哥晒萝卜干不是用凉席铺在地上,而是用竹筛凌空吊起来。这样做是为了让萝卜干通风透阳,受热均匀。当萝卜干失了大部分水气,身子蜷缩,从玉白转为微黄,触手有了韧性时,三哥并没有像他人那样,马上用盐搓腌,而是先将萝卜干在开水里烫一下,捞出重新晾干后,再用炒制的细盐腌制。此法是为了去掉萝卜干里的辣腥味儿。

三哥腌制萝卜干用盐多少,全靠鼻子。搓盐后的萝卜干,他只要凑近闻一闻,便知道是否到了火候。盐不能多,不然就会夺了萝卜本味;也不能少,否则镇不住场,吊不出萝卜的甜味。

搓过炒盐和五香粉的萝卜干,三哥将其置于坛子里养着,美其名曰:“回卤”。约莫半月,坛口打开,先是盐的凛冽之气扑出来,继而是萝卜的清甜之味幽幽透出,带有一丝若有若无的、类似熟透谷物的暖香。此时的萝卜干,蜷如幼蚕,通体金黄半透明,边缘微卷。拈一条入口,咸味迅速化开,接着是意想不到的新鲜,在舌尖上蹦跳。牙齿闭合的瞬间,只听“咯吱咯吱”几声脆响,既不生硬,也不绵软。那咸鲜过后,竟有淡淡的回甘,从喉底缓缓升起,一如冬日暖阳。

萝卜干是早晚佐粥的佳肴。萝卜干切丁,置于白净小碟里,撒些葱花,淋点麻油。清粥的温润恰好安抚了萝卜干的张扬,而萝卜干的咸鲜又点醒了粥的平淡。对照当今美食家们对美食的要求:色、香、味、声、器、境、趣,三哥腌制的萝卜干各种要素皆备,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农家美食。

■ 美食

三哥牌萝卜干

李星涛



本版配图 / 溥心畲